



本土文本



新年致辞(组诗)

相看两不厌(小说)

□彭益峰

按照缘说的,我在一个叫桂花树停车场的地方,将车子安顿了下来。之后,便沿着一条临溪的石板路往这个叫查济村的古村落深处走去。

缘是我的微信好友,全名叫“缘来缘去”,就像我叫“风来风去”,而大家叫我“风”只是为了彼此称呼上的方便。我和缘认识有7年多了吧,我的语调之所以显得有点轻描淡写,是因为我和缘素未谋面,也从未使用过语音或视频通话联络过,想来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那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片,背景是一尊青灰色的太湖石文房赏石,在它跟前的白瓷盘里,横陈着两只金黄色的佛手。为了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我特地引用了李白的五绝《独坐敬亭山》里的这一句:相看两不厌。之后,我便收到缘发来的私信。缘问我,你知道查山吗?

说来,缘这个人是有怪。在我的印象中,缘几乎不在朋友圈里发表评论,自己也极少发朋友圈,如果有的话,仅限于逢年过节的时候,转发一些已经被大家转滥了的祝福图文。缘与我不多的几次交流,也都是通过私信。翻阅与缘的聊天记录,置首的是缘当初加我微信好友时的信息,时间是2016年5月的某天。缘的申请理由,是说了我的公众号并由此而心生欢喜。

那时,我刚读过余秋雨的散文《寂寞天柱山》,兴许是受了“在这里随便选一块石搬到山外去都会被人当作奇物供奉起来,但它就是不肯匀出去一点,让外面的开阔地长久地枯燥着,硬是把精华都集中在一处,自享自美”这一段的启发,我写了一篇不长的小说《石头的梦》。说是有一个山里娃,打小向往山外的繁华生活,曾经在屋后一座卧牛状的花岗岩上,篆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梦”字。多年以后,在南方某个城市打工的他,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一个

街心公园里,重逢了这座镌刻着他少年梦想的卧牛石。

当年,我的公众号还是门庭冷落,突然间冒出这么个人来,不光主动申请加我微信,还态度诚恳地说喜欢我的作品,比如这篇《石头的梦》的小说如何如何,那篇什么什么的散文如何如何,这着实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并且拥有了一些小小的成就感。

但这个缘平日里却是少言寡语,不像其他人成天叽叽喳喳,说东道西的,百无聊赖地去刻意营造一种现实之外的热闹景象。可以说,缘在朋友圈里,给人的感觉是个若有若无或者说可有可无的人。有时,我完全可以体味到缘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子不可言说的孤独气息。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了,不无善意地劝了缘一回,你看你,既不写,也不评论,一个人太过于沉默了是不好的。当时,缘给我的回复,就是这首李白的五绝《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所以,当缘问我知不知道查山时,又让我想起了那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回复。难不成敬亭山还叫查山?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我在百度里稍稍搜索了一下,答案一目了然。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连串的关键词——宣城、泾县、桃花潭镇、查济村、李白、赠汪伦、查文徽、安徽查氏等等。问题是,查山也好,敬亭山也好,跟缘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对于缘有那么重要吗?

于是,我对缘说,我准备去一下那里。缘说,好的呀,你来吧。随后,缘给我发了一个查济村的百度百科链接,以及它的定位。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七年多来我第一次对这个叫“缘来缘去”的微信好友,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和好奇。缘到底是男是女呢,缘从何处来,缘又将何去?

到达查济村,已是下午两点。缘在

微信里问:你来了吧?我说刚到。之后,便按照缘说的,在一个叫桂花树的地方停了车,然后沿着村口的一条石道缘溪而上。来之前,我已经在网上欣赏了大量查济村的美图,但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不同凡响。难怪,这里被人称为中华第一写生村,“三溪穿村,四门三塔相映”,灰墙黛瓦,风景如画,果然名不虚传。沿途走不了多远,便会遇上两三位支着画架默默写生的人。有意思的是,在一处老房子的墙角,我还邂逅了一位席地而坐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她膝上搁着一本速写簿,一支碳笔在手中画画停停,见我欲俯身来看,便迅即将本子合上,双手严丝合缝地捂着,然后仰着脸,拿一双黑溜溜的杏眼当仁不让地瞪我,直到我识趣地走开。

缘告诉我,到了查济村,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可以随处转转,晚上住在一个叫九狮客栈的民宿,挺不错的;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建议你去宝公祠看看,那里是查济村保存最完整的祠堂。我忽然间发现,我与缘的交流,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多了起来,并且远远超过了这7年多来的私信。

在一座顶上供奉着财神爷,背壁写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的石桥上,我遇见了一位面朝东方袖手而立的银发老叟,他在桥上游端地立成了一尊雕塑。在他的脚边趴着一只毛色黑白相间的土狗子,此刻它正温顺而安静地瞅着我。我躬身作揖向老人打听宝公祠如何走。老人不知是耳朵有毛病,还是老得糊涂了,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我对本地方言的疏生让我听岔了,总之他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完全答非所问:“嗯,你上朋友圈看看。就在这当儿,我猛然注意到,老人的袖口间隐约露着一只带挂绳的黑小米。”

就在我不知所向之时,那只趴在地的花狗子,懒洋洋地爬了起来,待四足立定后冲我轻吠两声,之后便摇头摆

尾地跑在了我前头。刚跑出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像我。我明白了,它这是要为我带路。十来分钟过后,我们便到了宝公祠的门外。走进大厅,两边的墙上白底黑字地写着“忠孝节义”四个大字,听边上人说这还是朱熹的手书。果然,在宝公祠没有白转悠,我很快找到了有关敬亭山和查山为同一座山的证据,尽管那只是寥寥数语并且一带而过的两行字。

不过,我此行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寻访查山或者敬亭山而来,这里面似乎还夹杂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所以,我决定必须尽快找到那个被缘反复提及的叫“九狮客栈”的地方。但寻找九狮客栈,好像不比寻找宝公祠来得轻松。查济村现尚有古建筑140余处,其中光桥梁就有40余座,加之街巷纵横交织,人走着走着就容易迷路。而先前那只引路的小狗子也早已跑得没了影子,就像某个刚刚还与你聊得热火天热地的微信好友,屁股一转就下了线,回到各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当中。恰在此时,缘来了话:该到了吧?我刚想回复,眼前就蓦地展现了一行白底红字的店招——九狮客栈。客栈的大门上还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小桥流水人家。下联:有菜有酒有花。横批:随意自在。

就在我抬头张望之际,从门里传出来一个女声问:是你吗,风来风去?话音未落,走出来一位穿深色薄羽绒大衣的中年妇女。这个女人长着一对黄梅戏演员吴琼那样的大酒窝,嗓音亦娓娓啾啾的煞是动听。女人边自称是客栈老板,边拿食指尖儿划了划手机屏,解释说是有一个叫“缘来缘去”的微信好友,刚刚给我来了条消息,说是你很快就到了,我正纳闷会有谁来呢,这不,你就到了——原来是你!我暗自发笑,听大酒窝这口吻,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而且很熟悉的。(上)

人抓住我的小手,将一粒花生米塞进我的手中,在刺骨的寒风中,冰冷的手心霎时传来一丝暖意,我也就不客气地顺势放入口中。可能早已形成了默契,每次我找老人买一小竹筒花生米,他总是买一赠一,给我意料中的惊喜。我开开心心地返回家中,而老人继续从容地从容地进入夜幕,继续念念有词“花生米——花生米——”

一年复一年,秋去冬又来,每当夜幕降临,我经常可以品尝到老人香香的花生米,而且他总是毫无例外地附赠一粒。后来,我十岁那年,举家搬迁,远离了老人的活动区域,从此再未见过他。如今佳看美饷早已冲淡了我的味觉,但我常常想起那位淳朴憨厚的独行老人,回味那一粒粒香扑扑的花生米。寒夜中的那丝暖意,那份温馨,我从未忘怀。

夜幕下的老人(散文)

□梅九宏

吃他的花生米,他也知道我这个年幼的老主顾,到我家门口时总要多兜几圈,生怕我错过这美味。而当年的我,仅仅是个六七岁的小毛孩,靠零花钱一分一分地慢慢积攒,才有机会一饱口福。

一年冬夜,小城内外,月光如银,繁星点点,路灯昏黄。寒风嗖嗖刮着,树枝沙沙作响,有的甚至被吹折断裂,木门发出前倾后仰的挤压声,冷风肆无忌惮地沿着门窗缝隙潜入家中,人们躲在屋里也能感觉阵阵寒意,更不用说出门了。路人渐稀,且行色匆匆,唯有屋檐下的冰柱仍坚强挺拔,在弱弱的灯光下,微微泛着白光,像哨兵似的守卫着家家户户。

那天晚上,攒足了零钱的我,躲在屋里,透过门缝,不时往外瞄着,打量匆匆而过的行人,急切地期盼老人早点儿

路过。远远地,我看见了老人在寒风中颤颤巍巍的身影,他穿着褪色的厚厚中棉大褂,头戴深蓝色东北棉帽,两个耳罩始终垂挂着,双手一直拢在棉衣袖子里,右手臂弯儿挎着竹篮,这是他寒冬里的标志性装束。我迅速窜出家门,飞跑到老人身边,掏出三分钱递给他。老人微微一笑,立即抖开拢起的双手,轻轻揭开竹篮上的棉布,散装的花生米颗粒分明,阵阵香味扑鼻而来,我使劲儿咽下喉咙里的口水。老人取出他的宝贝——截儿细细的毛竹筒,应该已历经多年风霜,早已抛光变色,竹节斑驳,带有裂纹。那是个小小的圆柱体,一头开口,另一头封闭。我满怀喜悦地看着老人,他小心翼翼地花生米填满这个小容器,再一股脑儿地倾倒入我的口袋里。而当转身离开的一瞬间,老

在凯司令(散文)

□展颜

调,储藏着深切浓郁的老克勒腔调。一个春日黄昏,我走进了凯司令。一楼西点柜,络绎不绝的客人低头在冷气玻璃柜台上挑挑选选:栗子蛋糕、搅奶油、哈斗、拿破仑、双牛利、蝴蝶酥、曲奇饼、芝士白脱卷、维纳斯饼干……凯司令的西点品种多,名字洋气,单是看看就叫人味蕾大开。其实凯司令的西点,并非从国外传来,而是上海的西点师傅采用本地食材,结合本地人口味,在传统工艺上注入西方元素制作而成。

凯司令家的明星产品,非栗子蛋糕莫属。《半生缘》里,顾曼桢一到秋天就惦念起栗子蛋糕。张爱玲写曼桢在医院里生孩子,看到邻床家属吃了一地的栗子壳,想起糖炒栗子上市了,不由自言自语似的说:“现在栗子粉蛋糕大概有了吧?”于是曼露特为去跑了一趟,买回了栗子蛋糕。凯司令的栗子蛋糕,糕胚里含有用当季栗子打碎的栗蓉,盖

上层层叠叠的鲜奶裱花,栗子味与奶油香相混合,口感扎实而绵长。上海滩其实有多家西点店生产栗子蛋糕,不过在栗子蛋糕的排行榜中,稳居TOP1的还是凯司令。除了原味之外,如今凯司令还开发出白脱栗子蛋糕、雀巢栗子蛋糕、芝士栗子蛋糕,满足越来越挑剔的现代人的不同口味。

凯司令的三楼是一间西餐咖啡厅,经营法式西餐。复古的人字梁、昏黄的欧式灯笼、古铜色吊扇、紫色椅子,时光仿佛定格在上世纪中叶。我挑了临窗之位,点上一客蝴蝶牛、蒜香培根、乡汤,入眼是窗外郁郁葱葱的梧桐和高耸的梅陇镇广场,身边服务员操着一口软糯婉转的上海话,此地此景确实很上海。

去凯司令晚餐的那天下午,我去安福路话剧中心听了王安忆的《长恨歌》讲座,包里正带着本《长恨歌》。一个人晚餐,最合宜的佐餐方式莫过于阅读。

取出《长恨歌》,边用餐边看书,弄堂里走出的王琦瑶,虽居于狭窄的石库门,却乐于取悦自己,省下钱来打扮得山清水秀,去百乐门跳舞,吃凯司令西点,买“哈尔滨”的咖啡豆……仿佛岁月一直如此悠然,人生的起起落落不过是个顿号。

这是镌刻在上海人骨子里的一种乐观,一种腔调,一种从容。再烂的生活他们也不会丧失对美好的向往。就像孤岛时期的某天深夜,张爱玲在家里听到远处跳舞厅传来的音乐:“蔷薇蔷薇处处开。”听到这首欢快的歌,她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连连,写下这样的语句:“在这样凶险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质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鞭炮是一只候鸟
□晨叶

鞭炮声在天空
停留了许久。换下羽毛
在地上长出青草。
候鸟发出第一声鸣叫
树木做完了
又一个比黄梁更香的美梦
星空是不会散落的
烟花。路上行人
来来往往攀上枝头发芽
春联打了口红
说的每一句话那么吉祥
面朝东方,敲开时间节点
与春光赛跑

新年辞

□王蝶飞

一年的尘土
已被风扫净,雪是新的
云来也是新的
连心头冒出的嫩芽
都那么新鲜
喝一杯酒吧
一杯辞旧,一杯迎新
还有一杯,敬散远去的青春。
等黄昏来临,等孩子们穿上新衣
绕过岁月的围墙
等笑声,牵着一只猫一只狗
慢慢踱步
等我和母亲紧挨着坐在一起
夕阳在湖边
缓缓落着
这时候,我感觉有什么
像花朵一样在心头
悄然绽放,中途又变成月亮
在江南一隅冉冉升起

春节:赶黄河大集

□勾婧

雪花捎来了口信
大地的人们都在为每一年
推不开的日历
把时光一词,悄悄抬高。
在庆云县,不可忽略的是一公里
的集市长街
鱼儿从海中为我们叼来盐
蟹在攀爬,它们一路活着
就是想亲口为我们吐出祝福
吗?
而拐角处,一筐筐蔬菜
只有在夏季的小园中才能嗅
到的气息
我徜徉其中,仿佛行走在时间
的缝隙处
这热烈,尘世的恩典。
我再也不敢推诿什么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拿出我内
心的力
问好,我们人人即将迎接的
重。
集市继续喧哗——
喧哗中,我嗅到雪
也嗅到富足和爱,相聚、包容
在集市铺开一副副大红的春
联中

一张圆桌在等待美满盛开

□杨晓婷

我用一块抹布把生活,擦拭出
浓郁的蜡梅质感
这是经过一场大寒才能抵达的
新的一年。在这个转折的站台
须点燃一盏红灯笼,让温暖的光
引领着一条路走向春天
须燃放一串串的祝词,让走远
的人

顺着声势找到回家的路途
所有的祝福,我都已贴在门前
祝福旧年继续安然无恙
祝福即将开启的新年又添了
几许香气
所有穿越寒冬的人们,一瓣不
少地
盛开在一个家的圆桌里。

新年的等待

□伍晓芳

米酒已经酿好
酒香正从容器里一点点飘出
来。
我趁天晴洗晒被褥
哪怕是夜晚,身上也覆盖着阳光。
清理杂物,扫除灰尘
把玻璃擦得透亮,等着贴上红
红的窗花。
当绚丽的烟火在窗外绽开
我想和你一起观看
走进新年的快乐,走进满天的
喜悦
就像我们曾经约定的那
样……

树若是跳舞

□宗小白

我们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呢
我记得春天 好人与树梢
香椿的嫩叶 在细雨中重逢时
灶膛下 火苗会跳舞
黄昏在锅底
会散发松木的香味
我记得从前 力气是一笔巨款
在少年握住锄柄的臂腕上
怎样也花不完
散漫言语在入夜前的
说事里 都是诗
白天 你若是对一棵禾苗说了
点什么

以后它会用许多谷粒回答你
石头用一段段濡湿
田埂的河流跳舞
夕光用水洼里 牛蹄溅起的
泥点跳舞
我们也来跳舞
为什么不呢 抱着咩咩的小羊
放在山坡 母羊沉甸甸的乳房
那儿时
我们都是好人

除夕红包

□崖丽娟

美酒、佳肴、祝福,保持亢奋神情
除夕,红包在微信里火
天南地北,瞬间红红火火。
包完一个心愿,再包一个祝福
红包在网络天地里,穿梭
短暂的惊呼,慰藉隔空情感。
一秒,稍纵即逝的拆分
一个,众星拱月的点赞
你来我往,这样才有情和年
味。

谁也不愿免俗,博彩,喜气
热闹非凡,伴随零点钟声
新的一年如期而来

新年

□冯玥琪

大红灯笼悬在门头上
寒风被这新鲜的喜气驱赶
冬天仍猫着腰身
在野外游荡。
剪纸、对联,是庄户
怀揣的另一种阳光
它们在血管里冲撞
辽阔的前景,就暗藏在胸间。
虔诚和执念,是翻过
这个“新”唯一的出路
至于身后一望无际的年
在马蹄踏过浅草之时,在紫燕
飞到屋檐之时
将和明月一起,深居简出。
我也将,合上昨天的我
和半生沉浮。在新年里
顺着一条大吉大利的小路
朝着你的方向,出发

要过年了

□刘雪中

一个日子被煮成粥
在腊月欢腾,热气香气喜气
扑面而来。梅花笑靥
与竹笋呼吸遥相呼应,露苗
与二妮完美重合,城市与村庄
紧紧相拥。屋里
蒸糕蒸馒头,迎新的气氛蒸蒸

日上

屋外,中国红
开始在天地之间铺开春联年
画和
灯笼的不夜天。孩子们
目送那只蹦蹦跳跳的兔子远去
掰着手指数算起与新衣服和
压岁钱的

的距离。腾跃的身影
越来越远,越来越亲切

路的心事

□彭涛

越是到年末的时候
路,越是忙碌
地上的、天上的、水上的
无数颗心,奔波在路上。
路,承担着两种功能
离开或是回来
起点和终点,其实是
同一个地方。
想念那条长满芦苇的小路了
想念那,谦卑的落叶
愿所有赶路的人
心里都有,一扇温暖的窗

回家

□倪宝元

离开就盼着归期
把一分相思几处闲愁,折叠成翼
每个月圆的夜里
随梦启航。
年味,已在大寒的风景里飘荡
遥想村口老槐树,那只红灯笼
欲诉还休。
马路是弓,动力满弦
一支脱弦的箭
风驰电掣